

走读好水川

文/任小红

好水川因900多年前发生过北宋与西夏之间的一场大战而名显史册。初秋的一天，阳光很好，我怀着对古战场的崇敬去了好水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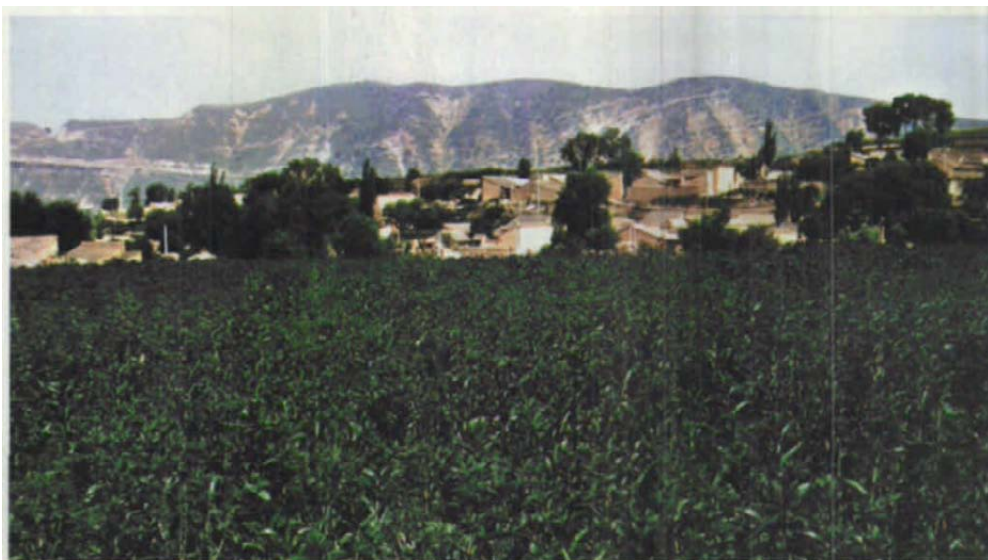
出宁夏隆德县城，沿隆张公路（隆德到固原张易）向北走，翻过县城北边的北象山，好水川便赫然现于眼前了。在我的想象中，好水川曾是两军厮杀的战场，一定很宽阔。可眼前的好水川并不宽敞，而是一条被南北两面山峦相夹的狭长川道，最宽处不过四五公里，窄处则不足1公里。川里有一条纵贯东西的河流，那就是好水河。

关于好水河命名的由来，

还有一段传说：很久以前，有一位帝王出巡来到这里，口渴难耐，就用手捧起河水解渴，河水入口清凉甘甜，帝王脱口

道：“好水！好水！”于是，这条河就被命名为好水河。

好水河发源于六盘山西麓的大水沟，注入葫芦河，最终



好水川田园风光



汇入黄河东去。好水川就是这条好水河经过亿万年冲积而形成的。

好水川南北两山的地大多已退耕，耕地主要在川道里。退耕地里栽种的落叶松，多数已有一人高了，泛着微黄的绿意，在秋风中摆动。各种野草密密匝匝地长满了地面，风一吹来，草随风倾倒，就像给地面铺了层厚厚的绿毯。川道的田野里，黑色的是被犁过的麦田，长得正旺的是玉米，一畦一畦的玉米杆，仿佛一堵又一堵的绿墙，挺在空旷的天地间。看上去有点焦黄的是胡麻，拔胡麻的人一起一伏地劳作着，全然不知辛劳。

八月的好水川，透着成熟和成熟后的恬静，阳光融融的，没有一丝古战场的杀伐之气。秋日田野特有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，有丝丝缕缕的甘甜，有点点滴滴的醇香，还有真真切切的凉爽。若非历史有载，谁也不会把眼前的好水川和杀气腾腾的古战场联系在一起，“往事越千年”，真是“萧瑟秋风今又是，换了人间”。

好水川把对战争的记忆深埋在地下。据当地老人讲，20世纪60~80年代搞农田建设。取土平田时曾挖出过成堆人和马的尸骨，还有相当数量锈迹斑斑的矛、剑、刀、盔甲等器物。人马



《好水川之战》（苏维画）

尸骨被倾倒到好水河里，后来逐渐被河水冲走或被河里的淤泥淹没了，出土的战争器物收藏在隆德县博物馆，有部分出土兵器如今就陈列在博物馆的展柜里。

好水川的红土路能恒久地引起人对战争的联想。红土路是好水川乡政府驻地的村名，20世纪60年代，红土路村更名为红星村，但好水川一带年纪上60岁的人仍把红星叫作红土路。老人们说，据上辈人讲，这里在很久以前打过一次大仗，死了很多人，血流遍野，把路都染成了红色，因而叫红土路。毋庸置疑，当地人所说很久前在这里打过的一次大仗，就是宋夏好水川战役。时光把表象的东西掩埋了，但“红土路”这一地名却把战争的信息记录并传递下来，让人一提及就能想象得出那场战争的惨烈。

1032年，李元昊继承父业，成为党项族的首领，他励精图治，改革内政，在实力增强后便发动了对宋朝的战争，并于1038年10月立国称帝。在经过几年的备战后，1041年正月，李元昊侦知宋军将领内部在西夏问题上意见不统一，而宋廷又举棋不定，便一面派人向宋“求和”，以松懈宋兵，一面积极筹备战事。二月初二，李元昊出动全国兵力，沿三川、怀远城经张家堡一路南下，李元昊亲率10万精兵，准备攻取渭州（今平凉），由天都山南行，设伏于好水川。

此时韩琦正在高平（今固原）巡边，获悉军情，急忙集合本部兵马，又新募勇士8000名，共1.8万人，命令环庆副总管任福率领迎击夏军。同时，韩琦任命泾源都监桑怿为先锋，钤辖朱





红土路一隅

观、都督武英、泾州王圭各率所部随任福御敌。韩琦确定了自怀远城到得胜寨（今将台），再到羊牧隆城（今西吉兴隆），迂回到西夏军后方的行军路线。韩琦告诫将士们，能战则战，不能战则据险设伏，以逸待劳，等待元昊退兵时，再设伏截击。

任福有轻敌思想，并未按韩琦行军路线进行。因急于求胜，他领兵追击西夏军。二月十五日，任福追到陇干城（今隆德县城）北边时，夏军主力已集结于好水川，以待宋军。桑怱为先锋，见路旁有几个银泥盒，包裹紧密，里面有声响，疑心而不敢打开。任福前来，打开银泥盒，百余只带唢呐的鸽子从盒中飞出，盘旋而上。于是，夏军伏兵四起，宋兵仓促应战。任福没来得及列阵布兵，夏军的铁骑已纵横交错，冲散了阵营。西夏军双向夹击，宋兵大败。任福全力搏战，身中十余箭，最后左颊中枪

而死。

任福兵败，夏军合兵进攻朱观、武英。王圭从羊牧隆城领兵助战，渭州驻泊都监赵津率瓦亭骑兵为后继。王圭入阵力战，杀敌数百人，鞭铁挠曲，手掌尽裂，眼睛中箭而死。武英重伤，士尽被杀，耿傅、赵津也都战死。战争从中午一直持续到日落时分，夏兵越战越多，宋兵大败。只有朱观领本部兵千余人，退到一高墙内，向四面射箭抵抗，后被泾源部署王仲宝援兵解救，冲出包围。

好水川一战，宋军阵亡将领数十名，士卒战死1万余人。消息传来，“关右震动，宋仁宗为之盱眙”。好水川一战，宋军元气大伤，在御边政策上遂取守势，在此后的几十年中，宋夏之间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。

好水川战后不久，时任西夏国宰相的汉族人张相出巡西北，张相以好水川之战为题材赋诗一

首，诗曰：“夏竦何曾耸，韩琦未足奇。满川龙虎辇，犹自说兵机。”西夏统治集团对好水川大败宋军的志得意满由此可见一斑。

走在好水川，我竭力想象那场战争的情形：夏军伏兵是如何四面合围的；宋军是怎样未及列阵而仓促应战的；任福、王圭等将领是如何力战敌军而中箭身亡的；夏宋士兵是怎么短兵相接的；夏军的鲍老旗是怎样左右挥动的；宋军置身夏兵的包围中，有没有听到四面夏歌呢……头顶一声清越而悠长的哨音打断了我的遐想，抬头望，湛蓝的天宇有一对洁白的哨鸽比翼双飞，划下一道又一道优美的弧线。不期而来的哨鸽再度引起了我的联想：1041年，同是这一方天空，也有哨鸽飞翔，但不是两只，而是一群。当宋军将士看到盘旋而上的鸽群时，定然是惊诧不已，然而，惊诧顷刻就变成了惊慌。这

些鸽哨，敲响了宋军将士的丧钟，鸽哨响起，潮水般的夏兵从四面向他们涌来，他们即被这股洪流吞噬。作为和平使者的鸽子，在好水川战役中，却和屠戮与血腥连在一起，成了飞翔于战地的白色幽灵，这究竟是历史的杰作还是历史的嘲弄？其实，历史本身并无是非之分，是与非全在人类自身。

临近中午，川道里起风了，风从川口漫过来，向川塬退去，风过处，田里碧绿的玉米叶子发出“飒飒”的响声，我觉得，这响声更像一首永恒的歌！

900多年过去了，当年战争的胜者与败者均已销声匿迹。当生活变得从容自如的时候，多数人不愿去想战争与杀戮，于是，战争就停在了历史的某个点上，用幽暗的眼神望着当下的世界和人类。试想，自从有了人类历史，战争躲开过吗？如果和平应当是生活的一种常态，那么，战争就是为了继续或更好地保持这一常态。宋夏之战给好水川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，当然，好水川更不会忘却72年前来过的那支部队。

1935年8月17日，一支约3000人的部队进入好水川，这便是由程子华任军长、徐海东任副军长、吴焕先任政委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。红二十五军是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，于1935年7月底离开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北上的，途经甘肃的两当、天水、静宁，尔后到达隆德进入好水川的。红二十五军到达好水川后，派出兵力攻克了隆德县城，并打



郁郁葱葱的退耕田

开粮仓救济贫苦农民。当天黄昏，攻打县城的部队撤回好水川，全军驻扎在红土路村。深夜，先遣部队从红土路出发，沿好水川东进，经张银、水磨、蔡家湾、杨家店，翻越六盘山。大部队于8月18日清晨6时为好水伏龙寺（今好水中学所在地）集结后从好水川后塬的大水沟翻越六盘山东进。9月18日，红二十五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，与红二十六军、二十七军会合，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。

红二十五军离开好水川后，1935年10月7日，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（中央红军）经过长途跋涉进入好水川后，继续行军，从好水川塬的小水沟登上了六盘山。秋日的六盘山天高云淡，联想到中国革命的前景，毛泽东触景生情，诗兴大发，遂吟就了不朽的诗篇《清平乐·六盘山》，表达了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的坚定革命信念。中央红军翻越六盘山后继续北上，

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，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，翻开了中国革命崭新的一页。

红二十五军和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好水川，尽管停留的时间短暂，却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在这片土地上，这火种后来萌发、扩展，终成燎原之势，煅烧出一片新天地。宋夏之战以惨烈的战斗和惨重的伤亡让好水川心灵震颤、惊惧不已，红军的到来则为好水川注入了鲜活的血液，使之获得了新生。

966年前，宋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这片土地；72年前，红军战士的旗帜漫红了这片土地。今天，血染的土地在，血迹不在；旗帜漫红的土地在，红旗仍在。走在好水川，走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替变幻中，解读好水川，一丝苍凉之感袭上心头。时光有脚，就像眼前的好水河奔流不息，生命苦短，转瞬即逝，如何让短暂的生命获得永恒呢？好水川应该能给我们一些启示。

（本文图片由隆德县旅游局提供）